

敦煌本《六十甲子历》与道教

刘永明

摘要：敦煌本《六十甲子历》是流行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占卜书，且不见于传世文献。本文主要考察了敦煌《六十甲子历》的形成与道教之间关系及其文本特点。

关键词：敦煌 六十甲子历 道教 占卜

中图分类号：B9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6252 (2007) 03 - 0147 - 08

敦煌文献所出《六十甲子历》是曾经流行于敦煌地区的占卜类文献，对社会生活、民间文化诸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该类文献不见于传世典籍，因此文献价值弥足珍贵。本文试图从道教的角度考察《六十甲子历》的形成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并就教于方家。

根据黄正建先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属于《六十甲子历》的写卷计有 5 件，即 P. 3281、P. 3685、P. 4680、x04960、S. 6182。其中 P. 3281 和 P. 3685 实可拼合为一件文书，不过中间有缺损。其中 P. 3281 写卷内容丰富，计有 327 行。内容系按照六十甲子日序叙述每天的吉凶宜忌，属于占卜术的时日宜忌类内容。现残存内容为从辛丑以下至庚申计 20 个干支日，每日内容约有十八九行左右，内容中间时有双行小注，或说明不同传本的文字异同，或详细揭示内容，虽然字体不佳而书写工整认真。论其抄写时间，行文不避“丙”字讳，故当为晚唐以后的作品。又其背面抄有《阎英达状》、《宅经》、《马通达状》、《周公解梦书》、《布萨文》，据郑炳林先生研究，《马通达状》写于咸通八年。由此可知，正面的内容写于咸通八年以前。其每个条目的具体内容都比较长，涉及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吉凶宜忌，包括每日干支本命神、十二月建除，五姓、见官、上书、嫁娶、市买、祀神、解除、厌鬼、镇宅、治病、病程、人神所在、裁衣、冠带、剃头、沐浴、立舍、修造、毁屋、治井灶厕门、作碓础、酿酒、种植、出行方位、移徙之吉凶，各种生理感受预兆、梦兆、器物休咎、精怪预兆等杂占内容，保日、义日、专日所宜。显然其择吉内容绝大多数与敦煌具注历日的历注内容雷同，杂占

参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参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19～222页。

同上，第223页。

内容则不见于具注历日，但在敦煌占卜尤其是杂占性质的写卷有相似乃至相同的内容。同时，具注历日是按每年、每月、每日的时间顺序一一注明，《六十甲子历》则是按六十个干支日顺序注明吉凶宜忌，适宜于每个年份；《六十甲子历》具备选择的功能，不具备历日所具有的年神方位、朔闰、月大小、节气、物候等与农事相关的实用性内容，也没有魁罡等神煞及相关宜忌。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用性不及具注历日。另外，作为选择术中重要的一项，祭祀镇厌等宗教性内容中，祭祀、镇、解不同的神灵有吉有凶，多有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情况，这与具注历日凡出现祭祀解除镇厌等项均为吉利的情况有明显不同。如 P. 3281:

丁未姓石字叔通：……水羽是玄 (?)，商、角二姓造举百事大富贵，宜子孙；宫、羽、徵三姓用之凶，见大官凶，见长史自如，受职拜谓小迁，奏表上书不吉，嫁娶无子，内妇吉，买物吉，正月此日买物千倍百卖，吉内奴婢秋冬内吉内牛马凶一云寄居吉，治牛马吉内犬鸡吉，内财吉，祀天神，祀大神，祀先人吉一云祀先人入微 (?)也祀土公一云遭官有死祀灶保人，祀宅神凶，祀外神杂神凶，祀水神凶，解除去殃大吉，祠祀鬼不在内，辰时神在家，解殃遣祟，祟出，主人大富贵，吉；厌百鬼，鬼南出八百里。病者自差……镇宅凶；煞妇人，伐女子。……未精魅，称主人者羊，称吏者廉章。保日入官视事，移徙嫁娶，祠祀，所冠带，室内六畜，起土，玄武盖乃至”皆大吉。(按，据其他条目相应内容，“室内六畜，起土，玄武盖乃至”大致当为“市买纳六畜，起土，立屋，盖屋”之误抄)

选择时日宜忌的方术在汉代以前已经十分流行。在道教产生以后，道士们在修炼求仙及举动百事方面无不讲求时日的吉凶，所以择日之术是道教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方术内容，传统的宜忌选择之术在道教中有着极大的发展，而后世的择吉术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很多道教的创造。敦煌所见《六十甲子历》中有一些与具注历日相区别的特征性内容，本文以为其形成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六十甲子历》中的一些特征性内容及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用了道教的本命之神。

见于《六十甲子历》中每个干支日的神灵名目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其实际为在道教中行用已久的按照六十干支日创造的本命之神。关于本命神的名目见于 P. 3685卷的有“辛丑姓卫字公卿”；见于 P. 3281卷的有：“壬寅姓丘字孟卿”，“癸卯姓苏字他家”，“甲辰姓孟字非卿”，“乙巳姓唐字文章”，“丙午姓魏字文公”，“丁未姓石字叔通”，“戊申姓范字百阳”，“己酉姓成字文张”，“庚戌姓史字子仁”，“辛亥姓左字子行”，“壬子姓厝字上卿”，“甲寅姓明字文章”，“乙卯姓戴字公阳”，“丙辰姓霍字叔慕(?)”，“丁巳姓崔字臣卿”，“戊午姓从字元光”，“己未姓壬字元通”，“庚申姓世文阳”。见于 x04960的有“辛卯姓即字子良”，见于 S. 6182卷的有“丁未姓石字叔通”。

以上众多神灵名目比较多见于道教经典，而且有些道经是专门讲述这些内容的。明

《道藏》收有《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1卷，该经不题撰人，然内容形成当比较早，《道藏提要》云：“《隋书·经籍志》著录《元辰历》1卷，或与本篇有关。”又，《隋书·经籍志》还载有《六十甲子历》8卷，已佚。按道教的说法，本命元辰指人之生日，天上每日都有值日神，按天干地支有六十甲子神，每人出生日之值日神，即是其本命神，《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正是用以推算各人的本命元辰，详述六十甲子神的姓名、所属星宿和从官人数等。如《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曰：“甲子本命王文卿，从官十八人，贪狼星，元辰乙未杜仲阳，十六人……甲辰孟非卿，从官十四人，甲戌本命展子江，从官十四人，禄存星；元辰己巳唐文卿，从官十二人。女。癸卯苏他家，从官十一人……。”将敦煌《六十甲子历》中的诸神与《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本命元辰诸神相比较，名目称谓大多相同，有一些不同者主要是姓名中的个别文字之异，而不是全面的不同。如辛丑神“卫公卿”作“林卫卿”，乙巳神“唐文章”作“唐文卿”，戊申神“范百阳”作“范伯阳”，己酉神“成文张”作“成文长”，壬子神“厝上卿”作“宿上卿”，丙辰神“霍叔慕(?)”作“霍叔英”，己未神“壬元通”作“时通卿”，庚申神“世文阳”作“华文阳”，辛卯神“即子良”作“郭子良”，等。

六十甲子本命元辰神是道教很多斋醮活动中必须涉及的内容。其相关相似的内容在道教中很早就十分重视，并逐渐形成传统。本命神在道教中的形成应该比较早，《太平经》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本命神内容，但似乎可以看到一些与之相关的内容。《太平经》曰：“凡天下之名命所属，皆以类相从，故知其命所属。……受王相气多者为尊贵则寿，受休废囚气多者数病而早死，又贫极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何行之气，其命者系于六甲何历，以类占之，万不失一也。故古者圣人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又曰：“人有贵贱，寿命有长短，各禀命六甲。”

这里的“命者系于六甲何历”、“禀命六甲”占人命运吉凶，就颇值得注意。从其他道经看，六甲、六丁之神较为常见，如形成于东汉时期的《老子中经》曰：“汝居世间，当何著于天地？神可畏也。故天置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五星主之；六甲六丁诸神，主行民间。兆汝不知，汝甚可畏之。”而在存思修炼法中，常呼六丁玉女之法，如：“……思行太清白元气周遍一身，还藏丹田中，呼其神曰：司录、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使某甲长生，上为真人……。”《抱朴子》引“玉柱丹法”云：“以华池和丹，以曾青、硫黄末覆之荐之，内笥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来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曰：“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甘始为汉末被曹操征聚到洛阳的著名道教方士，可见至少在东汉末年，六甲、六丁神均

任继愈：《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19页。

《道藏》第32册，第717页。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424页。

同上，第567页。

《云笈七签》卷19，《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1~82页。

同上，第267~268页。

有具体的名目。《黄庭内景经》中透露了六丁六甲神名，这些名目正是见于后世道经及敦煌 P. 3281 等《六十甲子历》的本命神。《黄庭内景经》梁丘子注谓：“六丁者，谓六丁阴神玉女也。”并引《老君六甲符图》云：“丁卯神司马卿玉女足曰之，丁丑神赵子玉玉女顺气，丁亥神张文通玉女曹漂之，丁酉神臧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叔通玉女寄防，丁巳神崔巨卿玉女开心之。言服炼飞根，存漱五牙之道成，则役使六丁之神也。”“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甲午神卫上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存六甲神名，则七窃开通，无诸疾病……。”《洞玄灵宝真人修行延年益算法》“六甲神姓名”云：“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申神名扈文长，甲午神名卫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甲寅神名明文章。凡修行之士，常存六甲神姓名，则七窃开通，无诸疾病，不逢殃祸，遇贼呼其日神助之。”

可见，以六甲、六丁为代表的六十甲子本命神之说在道教中源远流长，而且用途甚广，它既先天地决定着人的寿夭贵贱，又后天地可以延长寿命乃至长生成仙；它游行于人世之间，需要处处防范，又可以用道法驱使来侍，知天下之事，为自己服务；如能常存六甲神姓名，可以开通七窍，辟除疾病祸殃等。总之，上至长生成仙，生命寿夭，下至日常生活，无不与之密切相关。《道藏》又有《元辰章醮立成历》2卷，认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如果遇到太岁、魁罡所临，或因干支、五行相克，则有疾病。本篇根据人之行年、胎月、本命等，以干支、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推算灾凶及解消之法。卷下有“推解法”、“推六甲神名及从官数”，据此可推算吉凶和消灾法。如本命为甲子神，按历推算则所遇恶神为庚辰神，应请子神丙寅神消除，又请合神己丑神来保护。其中详列六十甲子神名及从官人数，谓“右六甲六旬神名从官人数如前，各从本命行年胎月生月本命元辰等支干，配取所恶之神及子神和释和神保护，依名请之也。”可见本命神之说，在道教中愈来愈演化为实用性更强的术数推占、趋吉避凶之术，并为道教的斋醮法事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此可见，敦煌本《六十甲子历》中的日辰之神名目渊源当来自于道教系统。且如“壬寅姓丘子孟卿”、“癸卯姓苏字他家”之类的题名方式，使日辰直接以道教神灵的面目出现，这与仅仅题名为“壬寅”、“癸卯”等日辰称谓的方式含义大不相同，而是使之更加具有了宗教化、道教化的意味，使其后的各项具体内容无不与之具有深层次的关联。

第二，日辰吉凶中有保日、义日、专日等内容，与道教有一定关系。

保日也作宝日。关于保日和义日的说法，原本来自于五行学说，早在《淮南子·天文训》已经存在相应的说法：“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

《云笈七签》卷 11，《道藏要籍选刊》第 1 册，第 81 页。

《云笈七签》卷 11，《道藏要籍选刊》第 1 册，第 86 页。

《道藏》第 32 册，第 579 页。

《道藏》第 32 册，第 715 页。

朱越利先生认为，《元辰章醮立成历》中有玉皇大帝和玄武神名，当撰于元明时期。参朱越利：《道藏分类解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年，第 166 页。

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胜而无报。以专从事，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破灭死亡。”在道教经典中，则进一步具体化，并以《淮南子》之困日为伐日。其说法在道教中运用广泛且对其传授渊源有一段神秘的传说。出于东汉时期的古灵宝经《太上灵宝五符序》中有“九天灵书三天真宝”，谓此是夏禹所撰灵宝文，藏于幽洞之中。曰：

夏禹受钟山真人入山水之日，当以保日及义日、专日大吉，易得道。以制日、伐日入山必死，又欲得六癸之日、六癸之时，一名天心，一名天同，必得度世。保者，支干上生下之日，甲午乙巳是也；义者，支干下生上之日，壬申癸酉日是也；制日，支干上克下之日，戊子己亥是也；伐日，支干下克上之日，甲申乙酉日是也。制日可施符招鬼耳。

《抱朴子·登篇》从五行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灵宝经》曰，所谓宝日者，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谓义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谓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义，土克水也。所谓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仿此，引而长之，皆可知之也。

关于保日、义日、专日等的用途，《灵宝五符序》讲的比较全面，即保、义、专日利于入山水，易于得道；制、伐日入山必死，而制日可施符招鬼。《抱朴子》及其他道经则强调吉日利于入山（也许是由于入水之说不符合道教修行的实际或不常见，也许《五符序》中“入山水”之“水”字属于衍文，故《抱朴子》等不取），“登篇”引《灵宝经》曰：“入山当以保日及义日，若专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上清修身要事经》在“凡道士入山良月吉日禁忌之法”中曰：“入山良日，保、义、专日吉，制、伐日并凶。”并列各自对应的干支日。显然，道士一贯重视远离尘世、入山修道，这一主要用于选择入山修道吉日的说法对道士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有可能影响到一般俗众入山、出行谋事的活动。反观敦煌本《六十甲子历》，其中关于保日对有些事宜吉利的说法甚多，前引丁未条中便有此内容，又如 P. 3281 壬寅条曰：“保日，入官、亲事、移徙、嫁娶、祠祀、冠带、市买、内六畜、起屋并吉。”前端残缺的辛丑、及后面的癸卯、己巳、辛亥等条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义日、专日凡事吉利的的内容亦有之，如庚戌条云：“义日入官、视事、祠祀、纳六畜、移徙、嫁娶、百事大吉利。”戊午条也有相同内容。丙午条云：“专日，入官、移徙、嫁娶、立屋吉。”甲寅条也有基本相同内容。进一步来看，在这三个吉日所宜事项中，入官、移徙、嫁娶三项与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4页。

《道藏》第6册，第338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3页。

《道藏》第32册，第571页。

出行相关的内容均有，其他则或有或无，也就是说，在三个吉日中，核心内容是利于出行诸事。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六十甲子历》中，关于保日、义日、专日吉利的说法，均不直接见于《淮南子》及上引道教诸经，但相对而言，其含意与道教利于入山的说法相近。按道教说法，山中多有神灵精怪，稍有不慎，便会带来凶险，如《抱朴子·登篇》所云：“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保日、义日、专日可以入山，即意味着免遭这些神灵精怪的侵害。延伸到历日吉凶中，在这一天从事入官、移徙、嫁娶等与出行相关的诸事也当吉利无害。相对而言，《淮南子》中“以专从事，而有功。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的说法，只说明吉利有益的原则，但并未涉及具体事项，如果说顺着这一吉利原则理所当然地推出凡事均吉利的结论的话，显然与《六十甲子历》中所显示的情况不符合，因为在《六十甲子历》中，保日、义日、专日往往是有吉有凶，而并不是万事大吉。所以，笔者以为，《六十甲子历》中关于保日、义日、专日的宜忌之说主要受道教的影响而来。

总之，用于择吉之术的保日、义日、专日、制日、伐日之说，最早可以上推到道家著作《淮南子》，其说以后主要为道教系统所继承和发展使用，晚唐五代以后择吉历书中出现的保日、义日、专日、伐日的宜忌之说主要是受道教择吉之术的影响而来。这一点在《六十甲子历》中表现的比具注历日更为突出。

第三，有见于《抱朴子》和《白泽精怪图》的十二地支日见精怪呼名之法。

《抱朴子》曰：

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仙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成阳公者，狐也。亥日称神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

《白泽精怪图》中也有相同内容。敦煌本《六十甲子历》则将这些内容与十二地支日相对应，分列于各日注文之后，并且随着各地支日的出现而重复出现。这说明此项内容在该历中比较重要。显然，这些内容原属于道士入山修炼时辟除精魅侵害的法术，这种呼名之法也正是道教中比较有特色的法术之一。既见于重要的道教经典《抱朴子》，也见于被葛洪的《抱朴子》认为出自黄帝之手的道教经典《白泽精怪图》。所以，毫无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99页。

同上，第304页。

疑问,《六十甲子历》在编制时引用了道教内容。

第四,在丰富的宗教内容中,崇尚道教法术。

《六十甲子历》关于宗教内容,与敦煌具注历日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十分值得注意。在《六十甲子历》中,并不是所有的祭祀或法术活动都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是往往还会带来凶险的后果。如壬寅条日:

祀先人凶、灭门,祀土公凶,一云吉。祀宅神凶,祀天神吉,祀灶神富,一云凶。祀外神不宜后子孙,祭并解除殃出大吉,寅不解祭,神不享。

甲寅日则几乎所见所有的宗教活动皆为不利:

祀仙人百鬼不顺,一云有庙(?)死。祀土公凶,一云狱死。祀例(外)神凶,祀杂神凶,祀水神凶,祭致辱,祀神不在凶,寅不解祭,不厚,辰卯时神在家,解殃遣崇崇不出,主人凶,厌百鬼,鬼不出,病者自差……镇宅大凶。

丙午日除祭祀有吉有凶外,“镇宅凶,煞妇人及女子。”等等。可见,不少旨在祈福驱邪的宗教活动,在有些时候不但无宜,反而有害。相反,凡是出现“请符”的活动,则必然会带来有利吉祥的结果。如乙巳日“请符宜子孙”;壬寅日、戊申日、壬子日“请符保命长”;己酉日“请符保命吉”,己未日“请符大富”等。关于“解除”的情况稍复杂一些,在P. 3281卷内容比较完整的19条内容(另有前后各1条残缺)中,共出现13次“解除”,属于吉利者12条;只有1条为不吉,即癸卯日“解除殃崇,崇不出,主人病”。(另一条甲辰日无“解除”而有“解神在大吉”一语,参照己巳日相应之“解除神在吉”,该句也可能为将“解除”误抄为“解”所致)还需注意的是,《六十甲子历》中同一日往往出现既有“解除”,又同时有“解”和“解殃遣崇”的情况,而“解”和“解殃遣崇”则有吉有凶。如己酉日“解除吉……,解殃遣崇崇出,主人得财”;庚戌日“解除吉……戌不解鬼,不吉日。……解殃遣崇,崇不出,伤小女”。总体而言,“解除”为求得吉利的关键,而不像祭祀那样往往吉凶参半。对于这一关键性的内容,有必要说明它的来历。“解除”系继承早期逐疫巫术而来的宗教活动,东汉王充《论衡》中有“解除篇”,专门批评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解除活动。而从历史上看,王充所在的东汉前期正是道教的形成时期,道教的最早经典《太平经》正是从西汉末到东汉中期形成的,在《太平经》中,解除则是其所提倡的重要宗教活动。《太平经》多处出现关于解除的内容,如“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时有承负,敕神为解除、收藏,未藏者为藏之”之类。可见,作为儒家士大夫的王充所批判的正是道教初创时期,巫术色彩极为强烈的早期民间道教活动。这些活动和现在考古发现中,东汉中期乃至十六国时期镇墓物中道教斗瓶及解注文反映的情况是一脉相承的。在《太平经》以降的道教斋醮经典系统中,“解除”成为道教召神镇邪、驱鬼和治病消灾、解除凶邪的核心内容,从而也确定了解除之法在整个道教法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所以“解除”是道教最基本的宗教活动,是道教活动的特色所在。因而在后世的道教经典和道教活动中,解除成了斋醮仪范的主要功能,解除的具体方法常见于各种斋醮活动。相应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34页。

地,“解除”、“解”、“解谢”等词语既常见于法事范文的内容当中,也常见用于法事和活动的命名。在长期发展的道教文化背景以及诸多道教内容的明确影响下,敦煌《六十甲子历》中的“解除”也当承袭道教的“解除”而来。至于“解”之有吉有凶,大致说明在《六十甲子历》中,“解”与“解除”有某些细微的区别,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祈求式的祭祀神灵,还是驱除镇压式的镇、解等并不是时时处处可行,可以随意而为的,相反是有日辰宜忌等大讲究的,不合时宜的宗教手段有可能招致凶险的严重后果。这是《六十甲子历》比之具注历日明确告知人们需要注意的。这也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具注历日中没有注明宜于祭祀镇压解厌等项的日辰可能也意味着不遵守历注安排,进行诸项宗教活动可能会招致不吉利乃至凶险的后果,从而进一步显示出吉凶选择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三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六十甲子历》与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也显示了《六十甲子历》的一些内容特点。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六十甲子历》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是很驳杂的,其中拥有大量的民间神灵信仰内容,从上引内容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再如壬子条曰:

祀神先人并吉,祀神富,祀土公、灶神凶,灶神此日死。祠祀外神、杂神吉,祀水神失犬,祭大神吉,解除去殃大富贵,祠祀神在大吉,午亥时神在家,解殃遣祟,崇西出,主人家败;厌百鬼,鬼出万里。病者自差,一云未日差,崇死鬼厌之(?),宜使东南上师将白药治之,大吉……。

其中崇拜祠祀的对象不仅有土公、灶神等,还有各种难以命名的“外神”、“杂神”等,而厌鬼解除的宗教人士则是“东南上师”之类,关注的是方位的精确性,而不是身份的精确性,至少不是明确的道士,或者说可以是道士,也可以是阴阳师之类。祭祀活动中,人们总是以卑微的身份向神灵奉献礼品,向神灵讨好和祈求,希望得到神灵的佑护,保证人的吉祥安宁和愿望的实现。在敦煌的占卜书中,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厄,占卜术总是指出这样的宗教出路,借以达到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的目的。但在《六十甲子历》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明确指出,祭祀活动由于时间和祭祀对象的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在这里并不都是愿望的满足,而其中有很多祭祀活动还会带来十分可怕的、全然相反的后果。相对于敦煌具注历日而言,具注历日中只是注明哪天宜于祭祀,或者镇压、解除、符镇、符厌等,而不标注哪一天祭祀必凶,当然这种种宜忌也是有其宗教依据可循的,这主要是由神煞的善恶品性不同造成的。如是可见,《六十甲子历》中既有深刻的道教内容,也有浓厚的民间宗教内容,应当是道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作者简介:刘永明,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甘肃 兰州, 730020)

收稿日期:2007年2月20日